

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 
Kuadu Novel Series

the Nude  
Green

# 裸 绿

李世君

◎著



爱，是一回事。被爱  
是另外一回事，这就如同  
对应或背离的，呼唤与聆听

谁最先露出了春天  
是无畏的绿。它先是羞涩  
后是慷慨，是轰轰烈烈中的  
花朵的红光与杯盏的醉意  
赤裸的绿，你是不是  
在感叹 我的盛装的叹息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 
Kuadu Novel Serie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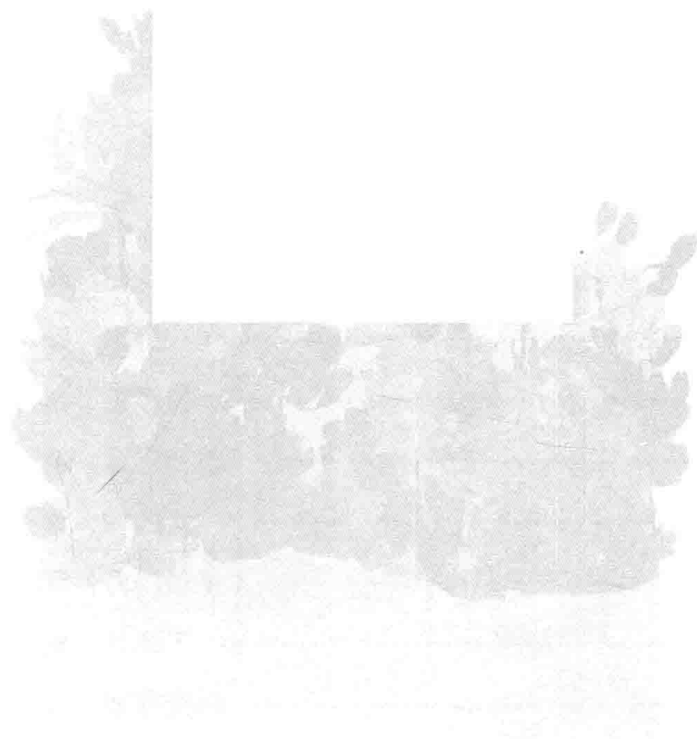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Nude  
Green

# 裸 绿

李世君

◎ 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裸绿 / 李世君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8. 1  
(跨度长篇小说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9319 - 5

I. ①裸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44788 号

---

责任编辑: 薛媛媛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22.75 字数: 304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8.00 元

---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
*Kuadu Novel Series*

有一种色彩藏在五彩斑斓之中，这就是裸绿，裸绿不显山露水，却时时以耐人寻味的柔和被人们喜爱，它是中性的，从不以大红大紫夺人，它是人们心之所向的善良的代名词。

如果把它比作植物，这种植物的生命力极强，却需要得很少，它不受条件限制，只要有水它就生长，而且茂盛。它是那么坚韧，那么顽强，它的一生都是为他人活着，以绿色给人朝气，对于有害于人们的毒素，它顽强地抵制，它以温雅的形象博得人们喜爱。

# 目 录

## 上卷 代 价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章 夜雨 .....    | 3   |
| 第 二 章 陆主任 .....   | 22  |
| 第 三 章 出院 .....    | 41  |
| 第 四 章 买婚房 .....   | 60  |
| 第 五 章 意识泛滥 .....  | 80  |
| 第 六 章 海归女 .....   | 100 |
| 第 七 章 我们扯平了 ..... | 121 |
| 第 八 章 乱套了 .....   | 138 |
| 第 九 章 医院纠纷 .....  | 153 |
| 第 十 章 蓝妮子 .....   | 169 |

## 下卷 上 路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一章 决绝之痛 ..... | 185 |
| 第十二章 英国老板 ..... | 201 |

第十三章 酒宴诗词 ..... 216

第十四章 烈火中的美女 ..... 244

第十五章 亚当·斯密的书统治我 ..... 267

第十六章 天谴 ..... 285

第十七章 我把男友让给你 ..... 311

第十八章 引咎辞职 ..... 328

后 记 “后现代表现主义”文学 ..... 作者 346

## 上卷 代 价

人生总是希望与失望交织，快乐和痛苦交融。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追求，是大多数人的悲哀。



## 第一章 夜 雨

天黑得厉害，伸手不见五指的夜空，被密匝匝的乌云挤压着。

我心里憋闷得难受，我尽全力地张开手指，想抓挠胸脯。我的手哆哆嗦嗦，向胸脯伸去，这一时竟然软下来，没了力气，怎么抬都抬不起来。

我喘息了一会儿，又开始把手往胸脯上伸。好，摸到了，我摸到我憋闷的地方了。我一下两下地抓，不行，抓下去一点作用都没有，胸脯依然是那样憋闷，像有重物压着一样。我又在床上喘息了，我艰难地扭动脖子，眼睛模糊地望着墙壁，望着屋顶，隐隐约约听到窗外因为空气的挤压发出的叽叽声，声音不大但是持久，像一个怨妇呃呃呃地提着气呻吟，呜呜喽喽的像喉咙憋了一口痰怎么也吐不出来。我再次抓挠胸脯，再次费力地转动脖颈，我发觉这声音来自屋角的夹缝。我定了定神，目不转睛地注视那里，刚才的感觉找不到了，我耳朵像被什么东西堵塞着了，声音隔得很远。

我现在掌握了一种方法，伸出手使劲扭耳朵，扭了耳朵声音就会听得清晰。于是我努力地扭我的耳朵，没有力气了，我还是尽量地发了疯地扭，可是一点作用都没有，那个怨妇的低泣声，远远地依然在耳边响着，我听不清楚了，我累了。在那里躺一会儿，随后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当我再一次醒来，最先感知的是刮风的声音，在这漆黑的夜里，刮风的声音很凄厉，像一只被捆扎了嘴的猫，“呜——呜——”地挣扎着发出来的。气温随即迅速下降，我感觉很冷。树的枝条上挂了孝，枝条经风一吹，晃荡着，碰撞着，能听到噼噼叭叭地夹杂一些散乱的声音。

这一年是个暖冬，整个冬季，无雪无雨，开了春，也是异常干燥。进了五月，从西北地区袭来的冷空气，突然在这个地区开始肆虐，这一夜温度骤然变得异常寒冷。

是倒春寒。倒春寒侵袭这里了，人们猝不及防，紧缩着身子，重新翻出御寒的衣物裹在身上。

雨是从昨天上午下的，下了整整一天又一个夜晚，下得人心里烦烦的，躁躁的。从窗子的缝隙挤进来的风，带着冰冷的寒意，冻得人的心也开始颤抖起来。

看了一会儿电视的人们，我想，这会儿肯定有的捂着被子早早上床了，有的还在坚持着，裹着棉衣，在那里无滋无味地反复换着频道。

在这浓黑寒冷的暗夜里，世界像跌入无底的黑洞，外边所有的声音在这一时间全都消失了，只有那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风凄厉地吟着，发出瘆人的响声。

我没有觉察到这夜是对着我来的。在这冰冷的暗夜里，我毫无目标地摸索着，等待着，我在等待那一声瞬间劈开我这成茧的霹雳快些到来，也许有了霹雳声，我会清醒过来。

时间一分一秒走得很慢，我只能耐着性子等待。过了午夜，零点一刻，一道闪电，像一把灼目的白色的刀，把厚重的云层劈裂。轰隆隆一阵闷雷，好像千万匹战马拖着木轮战车，从遥远的西北天际，滚压过来。雷声不大，很沉实，天塌地陷样的，震得人心里哆嗦，整个世界也跟着哆嗦。

这雷声长时间地在我头顶上滚动着，咕咕噜噜地响了好长时间，紧接着又是电光一闪，把整个房间都照得雪亮。一声霹雳从乌云的后边劈下来，咣，咔嚓嚓……所有的灯光瞬间熄灭，乌云被劈裂了一个口子。

这时候，在彭州市市医院心脏神经内科的病房里，意外地震醒一个人。

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是我——范雯莉。这是我等待已久的霹雳，它劈开了紧裹在我身上的茧。

我突然完全清醒，有了感觉。看着房子四周雪白，看着一扇一米见方的透明玻璃隔断了窗外一明一暗的闪电。我慢慢睁大眼睛，望着窗外下着的雨，看着房子顶层的天花板，我的整个脑袋骤然一阵哆嗦，像小时候被吓着了一样，我紧紧地蜷曲着身子，缩在妈妈的怀里，不敢哭不敢叫，也敢不动。妈妈搂着我，轻轻地拍着：“不怕，是下雨打雷，是打雷的声音，莉莉不怕。”我赧赧地缩在妈妈怀抱里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学会了一撞见害怕的事儿，就蜷曲着身子不动。

这是什么地方？我躺在床上想着。这地方好熟悉，又好陌生，我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雨声，想着。我的眼注视着房间左右，发现房间的天花板上有一抹亮光，雪亮雪亮的光，像手电筒的光柱那样。据说人之将死，就会有一抹亮光直直地射过来，引导你跟着它走。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抹亮光。亮光是从窗外斜射进来的。以前没看到过这种亮光，在我经历的那片黑暗、潮湿的地方，也没见过这样的亮光。现在黑暗没有了，潮湿也没有了，只有这空空洞洞的房子。我眼睛直视着亮光，辨认着亮光到底是什么东西。难道是我再一次重返死亡？是我再一次在亮光中寻找那个云烟氤氲的世界，寻找那片飘着腐朽气息的阴森湿地？寻找我曾经的落脚之处？不会的，全都不会的。我努力地辨认着这亮光，辨认着亮光的来源。我感觉这亮光是从背后那块阴暗的死亡的荒原射过来的。这死亡之地的阴暗气体托举着我，我开始往上爬，在爬升当中，我不由自主地四处寻找，寻找我曾经走过的路径。

我试着抬腿，腿像绑缚着什么重物，沉重得怎么抬都抬不起来。这不是我待过的地方。我再一次疑惑地注视这间屋子、这抹亮光，我的手机械地抬了抬，想去抓那亮光，又忽地落下。我的胳膊再一次瘫痪了，完全不听我使唤了。

但是我不甘心，我又抬了抬胳膊。我的手指细长嫩白，像葱白样的漂亮的手指，这会儿被这抹亮光照得通体透明。我看到我的手指有细细的血管，看到血管里有红色的液体流动，我看到了我的骨头，挺吓人的五根光秃秃的骨头，光秃秃地被一层薄薄的皮包裹着。

我伸出手，还是想抓住那抹亮光。我的手一点一点接近目标，我憋住气，努力控制着手的痉挛，我听见有一种东西在胸腔里颤动。我触摸到了，终于触摸到了，我触摸到那抹亮光了，我的五根手指猛地一攥，可是什么也没抓住。我累了，我喘着，感觉身子散了架似的软绵绵的。我像一摊烂泥样地瘫在那里，我的力气用完了。我呻吟着，慢慢抬起另一只手，我还是想抓住那抹亮光。抓住那抹亮光，我就可以翻过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去。可是我没能抓住，因为抓住它，需要整个身子都侧过去才可以，我试了几次都没能成功。我又昏迷过去了，我的脑袋不会思想了，意识不会流动了。

昏迷了大约一个小时，我挣扎着从那个黑暗的世界再次走回来，我感觉我又和刚才一样有了知觉。

房间里异常安静，一片漆黑，有水流动的哗哗声。我陷在一片黑暗潮湿里，匍匐着向前爬行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按老一辈的说法，这样的夜晚阴气重，必然有诡异的事情发生。我不相信这些，我依然坚持着寻找我前去的路径。有什么东西拦住我不许我向前，我感觉我的脑袋完全变成一个空空的壳子，前边是黑黑的墙，堵着我，我什么也没有看到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自言自语地问。我看到了目光所及的天花板，我想了一会儿，有点儿熟悉了，我就是从这里飞出去的，是的，就是从这里飞出去的，飞向了窗外极远的另一个世界。我的思想走到了魔幻的边缘。

我依然顽强地注视着确定的方位，我想坐起来，可是不行，如此再三，我的努力一次次宣告失败。

前几天，吴晓娟和范思奕来了，同来的还有陆萍、燕子、刘昊，他们带来黄莹莹要回国的消息。来了好啊，我一直都是喜欢他们的，我曾经在我生病很厉害的时候感觉到黄莹莹来了，她给了我精神上的安慰，现在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又回加拿大了？不对，难道是幻觉？难道她没来？我清清楚楚看到她来了呀。

今天怎么这么多人来看我？好像我是一个行将就木的人。这些人是来见我最后一面的吗？我很讨厌这些人，想赶他们走，尽管我的声音很大，可他们好像都没有听见，依然相互间悄悄说着无关痛

痒的话，依然向林婉秋和我妈妈打听些什么。这样悄悄说着话的样子，我非常讨厌，好像我病得很厉害似的，厉害到都不敢大声说话了。陆萍在医生办公室问她的妈妈陆主任，很细致地打听我的病情。陆萍抓住她妈妈陆主任的手，眼里含着泪，让她妈妈一定想办法把我救活。唉，这些无聊的人，你们到这里来泪眼婆娑，是来救我的吗？能起作用吗？我的目光透过这么多人，穿过墙壁，我看到陆萍在医生办公室里抱着她的妈妈哭了。

这些人待了一会儿，就走了，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——唐焕章，他是代表公司来看我的。接着公司里七七八八的其他领导也来了。唐焕章站在我床前注视着我，对我妈妈说了几句安慰的话，随后又到陆主任办公室去了。陆主任是唐焕章的情人？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，地下的情人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所有的行动都是秘密的，唯恐被别人发现，发现了就会随便找个什么理由搪塞过去，只要能达到和情人见面的目的。唉，这些无聊可悲的人呀。

唐焕章表面看上去人五人六挺正派老实的，背地里干着这样污浊的勾当，我有点看不起他了。我最讨厌这种地下情人关系，自己有老婆，偏要在外边找一个，好像证明自己有本事似的。情人能给你什么？人啊人，在这个社会里，怎么处处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？真正的夫妻感情冰封了吗？精神之光暗淡了吗？还是自己的情感找不到寄托，就找一个情人满足一下自己的情欲？那些男男女女，怎么到处都充斥着玩弄、奸情？很多人丧失了抵达真爱的纯度了吗？真爱是个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容易被抛弃、被背叛？我矛盾着，我想找出答案。

我感觉肚子很空，像是五脏六腑都被掏空拿走了似的，前肚皮紧紧贴着后脊梁，有火烧火燎的灼热感。是谁把我肚子里的东西掏空拿走了？我饿得难受，我张大嘴巴，大口呼吸，很希望有东西填进我嘴里。饿倒没什么，只是饿得有点邪乎，我的肚子像有几十只老鼠争先恐后地抓挠着我的胃、我的肺，我饿得难受，让我恨不得抓到什么都想塞进这个窟窿里。过去也有饥饿感，但没像现在这样饿得发慌，淌虚汗。我浑身上下没有一丝力气。但是，我还是要坚

持，我需要坚持，需要哪怕一点点力气，我想坐起来。我的手扶在床沿上，这样就可以支撑起身子。我的胳膊很软，手指头也软，试了两次都没能支撑起来身子。我攒足了力气，大口地喘息了一会儿，又开始想坐起来，不久我的力气就可能消耗殆尽，甚至连喘气的力气都没有，我必须抓紧时间。这会儿我像一摊烂泥似的瘫在那里，两眼无光，看什么都是模糊的。我想平静地呼吸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我的视力慢慢恢复，我转过脸，发现一个人睡在我旁边的折叠椅上，睡得很香，我看到他嘴唇翕动着，大概做梦吧。这个人一定梦到什么高兴的事儿才这样的。我想不起这人是谁，为什么会睡在我旁边，我想看清楚一点，抬了抬头，可是刚才窗外射到天花板上的那抹亮光忽然熄灭了，走廊的灯光也没有了，房间里一霎间变得十分黑暗。走廊的夜里不是都有灯么？今天为什么没有了？

我调动身体所有的机能，感应周遭的环境，只是身体不听我的使唤。我只能勉强匍匐向前。空气越来越稀薄，我还得抓紧，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，我能抓住身边的这个人，我就能留在这个世界上，抓不住，我还要回到那个阴暗潮湿的世界里去。

我闭上眼睛，猜想这个睡在我旁边的人是谁，怎么想也想不起来。我再一次转脸看他，只见他换了一个姿势，脸对着我，我能看清他的整个面孔了，可我还是不认识，我脑子里混沌沌的什么都没有。我想坐起来的愿望失败之后，我想我大概“睡”了好几百年，也该起床了，我可是一个不爱睡懒觉的女孩子，可是现在身子为什么动不了呢？这时我恍惚感觉在我没生病的时候，我是那么讨厌有人生病。生病？我才不会生病呢。现在我是生病了吗？我被一个叫李强的背着来到医院的，只有生病的人才会来医院，我不能确定我是不是生病。以后的事情我全记不清了。李强是谁？这个名字好熟悉，至于怎么熟悉，我不知道。此后这个名字频繁在我脑海里一闪一闪地出现，但是，怎么也想不起李强是谁，更想不起为什么把我送到这里。这样看，我是真的生病了，生病才会到这里来的。那么我和李强是什么关系？我绞尽脑汁努力去想，也没理出个头绪。

我还是想坐起来，我使劲支撑着身子，这时候不知道是一种什

么样的力量，使一个极度虚弱的女孩子有要坐起来的想法。是信念么？是的。是一种爱的信念在灵魂深处告诉我的：要活下去，不能躺下。活，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字眼。是的，活，我要活。我知道，我躺下去就永远起不来了，我这样想着，自己跟自己说，我现在不能躺下去。

我的身子挺了几次都没坐起来。我开始转身，身子开始倾斜，我伸出手，张开五指去抓他，身子一点一点开始接近那个人。我屏住呼吸，由于激动，我感觉有一种东西依然在我胸腔里慌慌地哆嗦。我要去抓那个人，抓紧他。我用尽全身力气，整个身子倾斜得特别厉害，到了床的边沿，我晃了晃，扑通一声，从床上掉下来，摔得我叽歪一声。

这时睡在我旁边的这个人听到响声，醒了。看到我掉下了床，他惊叫一声赶快起来。见我倒在地上正捂着头呻吟，他双手赶快抱我，托着我，把我托到床上。他看着我问：“雯莉，你醒了啊？太好了，摔疼了吗？雯莉，你醒了啊，雯莉，我的雯莉……”他的手扶着床边，弯下身子，定定地注视着我，用手轻轻抚摸我的脸。

这人是阿强呀，我真真切切确定他是阿强了呀。在我患病期间，阿强白天黑夜守着我。我的妈妈嵇芳要替换他，他不让，他的妈妈林婉秋也要替换他，他也不让，后来吴晓娟、思奕、方燕燕也来了，都要替换他，他还是不让。他是不放心他们吗？实际上这些都是陆主任交代的，陆主任交代他一分钟都不要离开我。

阿强吃住都在医院里，都在我身旁。李强整个人瘦了一圈，林婉秋说：“强儿，你休息一下吧，我和雯莉的妈妈在这里可以的。”嵇芳说：“李强你回去休息休息吧，你可以回去睡一觉，早上过来就可以，你不能再熬了。”李强不愿意，他有一种信念让他这样一直坚持着守护我。这样，让妈妈看着有些心酸。

“不要，我能行，妈妈不要您操心，您和阿姨回去休息吧。”

昨天陆主任已经告诉过他了：“这些天你要特别注意，不要随便走开哦，这些天是病人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是关键时期，你不要随便离开一步哦，她随时都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哦。”

“知道了陆阿姨。”

“这是我的电话，如果有事了，随时叫我。”

陆主任这些天整个白天都是在我身边的，她自信她的医疗技术能把我的病治疗好。在正常情况下，患者没有了呼吸，就认为生命已经终止，可以宣告死亡，而这一次我的心跳是时有时无的，有一段时间竟然停跳一小时，可是脉动一直都是缓缓地跳动的，隔了几十秒脉搏才跳一下。这一例典型的病例，让陆主任发现了，遇到了，她欣喜若狂。

陆主任把手机号留给李强说：“有情况赶快给我打这个号码。”

“好的，陆主任，谢谢您。”

陆主任说：“白天你可以找人替换一会儿，夜晚你必须在这里守着，因为随时有可能有意外的事情发生。今天白天有雨，夜里预报也有雨，要特别当心，不能离开病人半步。”陆主任交代完，走了。没想到今天下了雨，刚才那一声霹雳把我震醒了。

难道是阿强的一片诚心感动了上苍？难道是刚才一声霹雳把我从死神那里拉了回来？我看到阿强顾不上再想什么，只在心里说：一定是的，我的心灵感应告诉过我的，是有个人一直守在我身边默默地说，雯莉不会死的，怎么会死呢？她整个人都占满了我的心哪，我的心里包容着她哪，她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。他这样想着，没有发出声音，其实我都感觉到了，我躺在那里，心里清清楚楚地感觉着他，没有一点杂念。

现在我聆听到了阿强的一段心事，我的生与死都系在李强的身上。而李强却闹不明白这里边的奥秘。李强是我生命的支点？假若李强离开，我真的必死无疑。看似很玄妙的一个交代，但是在人体上存在着身体的某种内在联系和机能，陆主任清楚这一点，身体上的机能和人的情绪有着紧密的关系，远非李强和妈妈、林阿姨想象的那样神秘。

自从我不明不白地患上这种奇怪的病开始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的身体不健康也导致大脑留下“残疾”，对某些本来是很正常的事，经过“残疾”的大脑混沌的糅合、过滤，又分解，变得复杂，把不